

刘秉荣 / 著

一九三〇年四月，阎锡山看到蒋介石
反蒋旗帜，
警觉已起，想身免于难，
故有派西山会议派在区寿潜家内密议。

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
由国民党主导的四次大战之


中原大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原大战

刘秉荣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原大战/刘秉荣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1
ISBN 978 - 7 - 5087 - 3038 - 7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236 号

书 名: 中原大战
著 者: 刘秉荣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发行策划: 金 伟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编辑部电话: (010)66078402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51713
(010)66051698 (010)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蒋介石春风得意	(3)
第 二 章 四谋士献计“消藩”	(11)
第 三 章 编遣会议	(19)
第 四 章 蒋桂重开战	(41)
第 五 章 蒋、冯、阎明争暗斗	(91)
第 六 章 奉安大典	(118)
第 七 章 黄绍竑邀友至南安	(130)
第 八 章 阎伯川阴算冯焕章	(133)
第 九 章 国民党改组派	(152)
第 十 章 唐生智、石友三反蒋	(155)
第 十 一 章 中原大战(一)	(165)
第 十 二 章 中原大战(二)	(193)
第 十 三 章 中原大战(三)	(242)
第 十 四 章 蒋胡斗法	(264)
第 十 五 章 蛰居者东山再起	(281)
第 十 六 章 蒋陈携手	(287)
第 十 七 章 石奉之战	(290)
第 十 八 章 “九一八”事变	(296)

楔子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以北洋渠魁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侵吞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把刚刚解脱帝制的中华民族又推向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为其一己之欲,不顾流尽天下人之血,不顾生灵惨遭涂炭之苦,而使战云翻腾,战祸延绵,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

一代伟人孙中山看到了袁世凯等军阀如此专横跋扈,心中恼怒,愤然改组了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国共两党从此携手,然上天不祐,伟人大行西去。1926年,国共两党于广东誓师北伐,一举打过长江,底定湘鄂之后,遂发生了建都之争。以后,蒋介石又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宁汉分裂,出现了各自分道北伐的局面。1927年夏,冯玉祥军与武汉方面的人马在开封胜利会师,不久,武汉政府“东征讨蒋”,亦同时“分共”。在宁方面,蒋介石同李宗仁也由合作走向了分裂。

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于是,宁汉合流。在李宗仁的撮合下,宁、汉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得到了实施。然汪精卫因没达到其取得绝对领导之目的,又进行了分裂活动,而蒋介石也暗中反对“中特会”,使国民党内争又重新爆发。动荡不安的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不幸。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更跌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民国自复活以来,便政潮汹涌,社会矛盾也极其复杂,斗争亦空前激烈,许多历史人物在这复杂的争斗中,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都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着自己。而国民党新军阀与袁世凯、吴佩孚等老军阀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堕落为三大政策的反对者;由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蜕变成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从民主革命倒退到反革命。他们打着的是革命的旗号,所以比老军阀更有欺骗性。时中国的政局在这些新军阀的操纵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

汉桓大司马有言：“大丈夫不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然人必有其地位、有其权力而后可以留芳，可以遗臭。就人是非而论，均愿留芳而不愿遗臭。留芳乎？遗臭乎？非为一经文人学士操纵而伸缩之，如山的历史铁证是万难推翻的。

第一章 蒋介石春风得意

1927年8月初,蒋介石赴日本追宋美龄,就在这时,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国民党宁方以汪精卫“通共”之罪名,将其赶到了广州。当汪精卫慌慌张张地跑到广州,李宗仁等坐镇南京之际,蒋介石正在日本春风得意。

蒋介石到了日本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宋美龄的母亲徐氏。在日本神户的马温泉,徐氏同意了这门亲事。接着,蒋介石又到了东京,首先拜见日本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出席了渊外次长举行的招待会,还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密谈。这些日本要人把蒋介石看得很高,蒋氏自己也觉着脸上有光。日本要人为什么对蒋氏这么亲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蒋介石,虽然是革命党,可比那个张大帅好说话。这么着,便连捧带哄地让蒋跟他们签了个条约。条约有四项内容:一是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二是蒋介石要坚决反共到底;三是日本支持蒋介石政权;四是日本借给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蒋氏安定中国。蒋介石也要了个两面派手腕,知道这个条约厉害,这是把东北四省让给日本人,因而,他说中国统一后再让满洲,日本人还就答应了。后来,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算是统一了,可蒋氏再不提让满洲的事了,日本少壮派军人见上了蒋氏的当,很是气愤,便打算公布这份蒋日密件,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男与蒋氏密商关于满蒙之事。蒋介石便派了得力的特务,又网罗了上海的名交际花,将佐分利男灌得烂醉如泥,偷了密件,后来,佐分利男畏罪自杀,此为旁话,这里不细述。

10月24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日本帝国饭店举行茶会,招待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及国民党人士。蒋氏发表演说道:“吾必竭其余年,将革命事业底于成功!”

蒋介石在日本露够了脸,便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动身返回了上海。

蒋氏回到上海时,桂系正发动讨伐唐生智,大兵将动。蒋氏得了这个情

报，便同蒋百里勾扯到一块儿，蒋氏给唐生智写了密信，信中为唐鼓劲，要唐奋起反桂，他将支持唐。其实，蒋氏绝非真心支持唐，而是想把唐的火气拱起来，使唐桂交战，他从中渔利。蒋氏一面通过蒋百里煽唐的火儿，一面又在党内进攻特委会。其缘由为特委会里不仅有“逼宫”的桂系，还有党内仇敌西山会议派，所以蒋氏对特委会恨之最深，孰料桂系讨唐大胜，唐生智下野东渡，这使蒋介石很不自在。一日，蒋介石把张静江请到房中。

张静江非寻常之辈。张，名人杰，字静江。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张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张幼年娇生惯养，及长，功名一无成就。后其父以银10万两为其捐了道员衔。张早年即成跛足，烈人皆呼其为“张晓子”。也有人说，张静江腿跛的原由是其留居法国巴黎间，因染花柳病所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张在欧洲邂逅孙中山，经孙中山动员始参加革命组织，并出银3万两赞助革命，还表示愿继续疏财相助。孙公大喜，委其掌管同盟会基金事宜。辛亥革命后，张回国，仍以同盟会财政部长名义掌管基金收付事宜。孙中山以张属富豪出身，不疑他有，党中财务，一任张之所为。袁世凯死后，张居住上海，挂着孙先生老友的招牌，经商牟利。蒋介石和戴季陶多次向张领过津贴费和活动费。张静江同戴季陶、许崇智、蒋介石拜过把兄弟。许居老大、张排第二、蒋排第三、戴为第四。蒋氏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就是由张介绍的。后来孙中山委蒋氏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亦是张向孙力争的。张一向傲慢自恃，以国民党功臣自居。唯蒋氏对其恭而敬之，称张为“党国元老”。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北伐誓师典礼的摄影中，张坐在正中藤椅上，蒋介石则戎装与陈洁如立于张的身后。北伐军克南京、上海后，张为浙江省主席。

话转回头。蒋介石把张静江请到室内，说了他的打算。张静江听了，哼唧唧地说道：“要打倒特委会，你得拉着汪兆铭。”言罢，晃了晃头又道：“汪兆铭本想在特委会里捞点好处，结果是狗咬尿泡空喜欢了一会儿。他跑到唐生智那里，唐生智也只把他当棵人参苗子供着，他这才和张发奎一道下广州。如今汪张同李黄正明枪暗剑地争着两广地盘，鹿死谁手，还难看出。”

蒋介石道：“李济深不是个好东西，黄绍竑跟李宗仁、白崇禧都穿的一条裤子。得把汪兆铭召到上海，我们联合到一起，与特委会斗。”

张静江道：“谭延闿、李宗仁等要在南京开讨唐胜利庆祝大会，我们当利用这个大会对西山派发难，可如此如此。”

张静江说一番计谋，蒋介石听了，不住地点头。

11月22日,南京召开了“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便依张静江之计,暗中指使陈果夫制造了“一一·二二”惨案,枪杀了游行者4人,伤20余人。反过来,蒋又通过舆论把这一顶臭帽子扣在了“西山会议派”的头上。在国民党内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一时间,搞得西山派声名狼藉。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忽然发出了拥护蒋介石出山的通电。汪、蒋本如同水火,汪怎么又突然呼请蒋出山?这其中自有原委。前面说过,汪精卫因广州事变,受到了反汪派的群起而攻之,无奈到了上海,并假病进住了医院,但他那颗心还八面转轴儿。这日,陈公博、顾孟余二人来到汪的病榻之前,陈道:“汪先生,外面风声甚紧,非要给你安个通共的罪名不可。”

汪精卫恶狠狠地说:“他妈的,共产党暴动坏了我的大事!”

顾孟余说:“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汪先生当想想该怎么办吧。”

汪精卫反问道:“你说怎么办为好?”

顾孟余道:“我与公博商量了一下,为今之计,你只有公开宣言,吁请蒋中正复职。蒋必感恩。只要蒋复职,我等处境必定变。”

汪精卫听了,点点头道:“好,我也是这样想。”

这样,汪精卫在当天便发了吁请蒋介石复职的通电。汪这手实在厉害。他这通电一发,郑州的冯玉祥也立即响应,并致电熊斌,请蒋介石即刻出山,电文称:“军事问题,乃目前生死关头,亟盼速有统一办法,并无余暇时间,可以稍延也……津浦何总指挥所部,闻攻临淮、凤阳,得而复失……连兵数十万,战线四五千里,对于军令上不统一,势如一盘散沙,何以为战?故我所盼者,蒋公克日出山,诚以中枢军事,须有才望如蒋公者主持其间,则全局呼应,处处皆灵,而不致为敌人各个击破也。现敌人新得外国军械,竭力扩充军备,我等迟一日北伐,敌人即增一份兵力。”接着,冯玉祥又直接发电于蒋氏,内称:“为今之计,惟盼吾兄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各方军事方有统一办法;否则我革命军之战线,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全局败坏,谁负其责?紧急之时,似未可拘常势也。祈吾兄审查经权,以慰各方之望,毋任切祷。”

次日,冯又电阎锡山,约其联名通电拥蒋氏复职。阎锡山同意,于是,二人联名电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起用蒋介石主持军政,电文内称:“玉祥等为完成革命军事工作起见,拟请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愿听指挥,俾得早奏肤功,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不胜待命之至。”冯、阎并致蒋氏一电,内云:“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不惟弟等

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

汪、冯、阎这么一发电请蒋氏出山，一时间，国民党各派势力都纷纷吁请蒋氏上台。12月14日，刘湘电请蒋氏复职。电文云：“蒋总司令钧鉴：念清党未竟，公遽去职，党国顿失重心。奉、鲁久延残喘，共党凶顽，犹复时思蠢动，党基将摇，群所痛惜。比闻中央全体会议一致决议，敦请我公继续出任总司令职权，逖听之下，无任忭欣。际此危疑震撼之局；得公出而主持，团结党徒，能坚共信之心，指挥军事，自收统一之效。应请顾念党国，勿事构谦，毅然复职，用慰众望。临电迫切，尚乞谅解，刘湘叩寒。”

李宗仁、白崇禧等满心眼儿不乐意蒋氏出山，见各方势力都拥蒋，也无奈发电吁请。

这天下午，蒋介石到了医院，看望了汪精卫。汪精卫一见蒋介石，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拉着蒋氏的手说：“介石兄，我可把你想死了。”

蒋介石见汪精卫发黄消瘦的面孔，说道：“汪先生，你怎么这么瘦哇，你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汪精卫长叹一声，呼着邹鲁和李宗仁的号道：“介石兄，海滨、德邻一些人硬把我说是共产党，我汪兆铭愿意把心掏给他们。”

蒋介石笑道：“汪先生，算啦，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蒋介石刚要再讲，有女看护进来送药，便止住了话。女看护走后，蒋介石压低声音道：“汪先生，把你说成是共产党，这还是轻的呢！怕是你汪先生的头要保不住啊。”

汪精卫听了，惊道：“介公，此话从何说起？”

蒋介石道：“黄金荣秘密告我，说白崇禧正运动法国驻沪领事，出重金买你的头呢。”

桂系要加害汪精卫，汪已有所闻，但似信非信，今听了蒋介石这么一讲，那白脸儿刷刷地变成了死人色。蒋氏一看汪精卫吓成这样儿，心中暗笑道：你还他妈的去炸摄政王？听到这么点音信儿就把你吓成了孙子，好，我再吓唬吓唬你！接着，又道：“汪先生，西山会议派也要拿你示众，古应芬、邓泽如他们正组织人，就要来医院抓你，中正念你我手足之谊，不能坐视，特来告诉你，早做准备。”

汪精卫忙道：“介公救我。”

蒋介石道：“要救你只有一条路。”

汪精卫睁大眼睛，支起耳朵听着，蒋介石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通

电下野出洋,那些人就失去了攻击你之目标,事后,我再从中周旋,多则一年半载,少则数月,你便可东山再起。”

汪精卫听了这话,脊梁背上刷地冒了一层汗。怎么着?他不想下野呀,可事到了这个份儿上,也只有如此了,沉吟片刻道:“介公。我下野。”

蒋介石表面上显着很同情的样子,内心里却在笑:娘希匹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呢,你汪兆铭不走也得走哇!

第二天,汪精卫通电下野。

汪精卫心里很是难过,可蒋介石却高兴得如同刚出水的鲫鱼儿鱼似的。蒋氏高兴甚呢?一来他看到党内各派都通电拥护他上台,二来他要同宋美龄结婚,所以他从心眼里高兴。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家报纸都纷纷登出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启事:“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身穿簇新的黑燕尾服,条纹裤,系着银色的活结领带,和宋美龄一起,跪在西摩路其宅邸地上,慕尔鸣堂的宋家牧师江长川为二人祈祷。蒋、宋按照宋家的规矩,先进行一次基督教婚礼的仪式。

仪式之后,宾朋们都退下,到了外滩的大华饭店,参加传统的中国方式的婚礼。国民党内各阶层有头脸的人物,都送来了重礼和到场。英、日、挪威、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美国代表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都作为来宾莅临。

典礼大厅布置得十分华丽,在插满白花的礼台上方是两幅大匾,分别写有双“喜”和“寿”两个金字。一队俄罗斯乐队奏着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厅内的圆桌上铺着亚麻桌布,厅内厅外计有2300多人,在那里屏息以待。饭店警备森严,便衣侦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4时50分,乐队奏乐。司仪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孙中山遗像下就位。乐停。蔡氏言语充满喜悦地喊道:“婚礼开始,第一项,来宾莅临!”

立时,国民党内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依次坐下。英、日、挪、法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美国代表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都作为来宾莅临,来宾入席之后,蔡元培又高声道:“主婚人与证婚人莅临!”

蔡氏话音一落,余口章、谭延闿、何香凝、王正廷走到了主婚人和证婚人

的位置。

其实,这几个人不过是逢场做戏,蒋、宋婚姻真正的撮合者是孔祥熙夫妇和宋子文。

蔡元培继续高声道:“新郎入席!”

话音儿一落,乐队奏起了轻快的曲子,穿着高雅正规欧式服装的蒋介石,在孔祥熙和男宾相陪伴下,步入舞厅。一时间,人群中鸦雀无声,镁光灯闪个不停。

蒋介石在孙中山遗像前站好后,蔡元培又道:“新娘入席!”

蔡元培的话音儿没落,来宾们都立即仰头伸颈,有的还爬上椅子,以瞻新娘风采。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曲子。只见宋美龄在宋子文搀扶下,踏着红色地毯,缓步走进舞厅。

宋美龄穿的是一件银色的旗袍,白色的乔其纱轻轻地斜披在肩,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看上去十分的迷人。那漂亮的桃花透孔面纱上,还戴着一个由橙黄色花蕾编成的小花冠。白色的软缎拖裙从她的肩上垂下,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愈加楚楚动人。白纱下面露出银光闪闪的鞋子和玻璃丝长袜,手中捧着一束粉红与雪白相间的玫瑰花,更显得雍容华贵。在新娘子的身后,伴随着四位女宾相。她们是:郭珀尔、王月懿、孔波琳和倪杰西四位小姐。前面两人穿的是桃红色软缎衣,上面镶着钻石和桃红色珠子。软缎袖子仅齐肘,宽大的袖口为淡淡相宜的桃红色乔其纱做成。后面两位小姐穿的是同样的衣服,唯颈上装饰着带褶的乔其纱。在这四位女宾相的后面,跟的是两个撒花的小女孩,她们都穿着撑开来的桃红色塔府绸衣裙,手持装满花瓣的小花篮。走在最后的是小姐孔珍妮和小少爷孔路易。孔小姐穿的是黑色的丝绒旗袍,孔少爷穿的是银色西装。

一对新人沿着舞厅中深红色的地毯来到了由鲜花装饰的巨大花团下,花团上面垂下几条丝带。扯动丝带,花瓣儿就袅袅地飘洒到新娘和新郎的身上。

在司仪兴奋的高声中。新人向先总理孙中山遗像三鞠躬,又向国民党党旗、国旗三鞠躬,新人互相鞠躬,向证婚人、主婚人鞠躬,向来宾鞠躬。

当天,蒋介石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的文章,内称:“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之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上海三家英文报纸都同时载文，赞誉蒋宋的婚礼。其中一家报纸道：“这是近年来的一个壮举，是中国的一个显赫的结婚仪式……如此一来，中国的一位军事家和一位经济天才，从此携手合作了……”

盛大婚礼之后，蒋介石同宋美龄在 200 名卫兵护卫下，乘专列离开上海，前往莫干山寺庙度蜜月。

1927 年 12 月 10 日，蒋介石重新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 6 天之后，下野的汪精卫眼含着泪离开了上海，到达香港，后偕同黄琪翔赴美。后有人叹汪精卫道：

算尽机关想称雄，算来算去算不赢，
到头一场春梦醒，方知更有能中能。

蒋介石复职后，孙科、胡汉民、伍朝枢等不愿与蒋合作，也相继离京出国。这几个人一走，蒋介石心里更坦然了。

汪、胡等人走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了。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巩固了他的地位。

蒋介石稳稳当当地坐上了国民政府军政的第一把交椅后，接着，又运用手中之权力，使各派势力各得其所。他先后任命了冯玉祥、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二、三集团军总指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任命何应钦为代总参谋长。

时蒋介石兼总指挥的第一集团军辖十八个军，计 29 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辖二十五个军，计 21 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辖十一个军，计 15 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辖十六个军，计 24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所辖的若干舰队。

1928 年 4 月 7 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命令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三集团军出京绥路，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四路大军，会师北京。

时奉系的安国军亦号称百万，共有 7 个方面的军团，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军团总司令。其作战部署为：对京汉路、津浦路取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取攻势。

双方大战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集团军迅速北进，大破张宗昌、孙传芳联军主力，直鲁军数万人向黄河北岸溃逃。5 月，第一集团军便占

领了济南。蒋氏随即在山东督办公署设立总司令部。这时候，支持奉系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出面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数千人。蒋氏的司令部也遭日机轰炸，遂移到了党家庄。

“济南惨案”事发后，南京政府在兖州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忍辱负重，撤离济南，绕道渡过黄河，向北京攻击前进”。5月28日，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奉军败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于5月30日，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下达了总退却令，命令部队撤离京、津地区，向滦河退却。6月3日晨，张作霖一行30多人乘专车离开北京赴沈阳，4日晨，车行至沈阳皇姑屯站时，被日本人埋的炸药炸死。

日军在谋炸张作霖之时，曾估计炸死张之后，一是必激怒少帅张学良，起兵为父报仇，如此日军可乘机占东北；二是张学良惧日人势力，甘做傀儡。偏那少帅胆略过人，由北京化装秘密返回沈阳，且没宣布张作霖的死信，稳住了东北局势。

东北军退入东三省后，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是年6月，新疆督理杨增新宣布换旗。这样，全国就只有东三省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下了。为了争取张少帅及早易帜，南京政府即请奉方在北平的代表于珍、邢士廉返回沈阳，劝说张学良早日换旗。

当时的东北，日军正秣马厉兵，战争阴云笼罩，张学良不敢贸然行事，遂一面采取措施，稳住日本政府，一面与南京政府代表暗中通款。然日本政府却对张步步紧逼，力阻其换旗。张学良只得推迟其定好的换旗日期，一面与国民政府加紧往来，一面做好应付日本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突发事件。

第二章 四谋士献计“削藩”

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天津、北京之后，蒋介石一联，天下将唾手可得，便又动了心计。这天，他把方本仁、杨永泰、吴礼卿、蒋百里四人找来。这四人皆为北洋军阀时的政客，时为蒋氏身边谋士。蒋介石很是尊敬地对四人说道：“各位先生，如今中华大地，除东北尚未易帜外，余皆为我国民政府所辖，中正想听听各位先生定国安邦之大计。”

方、杨、吴、蒋四人闻蒋之语，都眉飞色舞。方本仁第一个开口道：“从国民政府成立，迄今仅3年余，在3年之短时期内，竟能取此巨大胜利，蒋公之伟绩丰功，将名垂青史！”

蒋介石摆手道：“此功不可记于中正一人之名下，唯我党同志精诚合作，全国人民之努力，才取得今天之成绩。”

方本仁道：“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然综观天下，群雄争长，恐总司令一时难以伏之。为此，总司令当用先总理之威，压天下群雄。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对之亦倍加爱护，今先总理灵柩停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祭灵，以祭灵而达到压群雄之目的。”

蒋介石听了，不住点头。这时，政学系的杨永泰道：“唐开元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到了玄宗时，出了‘安史之乱’，皆出于‘藩镇割据’。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向皇帝献策，要其‘削藩’，顺宗也看到了这点，然已削不动了。最后，唐亡于藩镇割据。如今虽天下将定，然各派势力，特别是军事势力，仍各霸一方，大的势力，山西有阎伯川、河南有冯焕章、武汉有李德邻，还有蜀地的刘氏叔侄、广东的李任潮，若东北易帜，又有张汉卿。当把他们调至中枢为官，使他们脱离老窝，同时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强化中央集权制，这叫‘离窝毁巢’。”

蒋介石听了，抚掌笑道：“先生此‘削藩’之策，实乃治国安邦之神方妙策。”

这时，吴礼卿说道：“各方势力若欲争雄长，必得有军事实力，公当整编全国之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活动的资本，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蒋百里补充道：“要把军队是党军这一口号喊响，而且喊得越响越好，你介公是党内最高领袖，军队成了党的，还不就是你的吗？”

蒋介石听了，越发喜形于色，忽然间，他把眉头一皱道：“裁军是最敏感的事，我若提出？李德邻、冯焕章、阎伯川一定反对。”

蒋百里道：“这有何难？公可请宋子文出面，他是财政部长，只言现在国家财力物力紧张，需要裁军，让他提一个请政府裁军的方案，你不就有话说了吗？”

蒋介石唔唔了两声道：“很好，很好。”

蒋百里又道：“介公若要把党权、军权全部抓到手，需要再来个通电下野。”

蒋介石听了，吓得脸上顿时变色。蒋百里见状，忙道：“这是‘以退为进’之策。”言罢，又把以退为进之策讲了一遍。蒋氏听了，转惊为喜，道：“先生之言极是，中正必按先生之言去做。”

就这样，一连十数个晚上，蒋介石都同他手下众谋士聚会，研讨怎样消灭群雄割据的策略与方法。

商量妥当，蒋氏便按照这些策略去做了。6月9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电文内称：“……伏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是作战目的完成之时，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中正本年2月复职之电，亦经剖切陈明，一俟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息壤在彼，尤蒙昭鉴。为此沥陈缘由，恳予明令府准，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解除，并准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有各军，悉令复员，此后军权统归钧府军事委员会办理，以一事权，而专责威。”

蒋介石这通电的背后有三个目的。一是按照国府条文的规定，他出任总司令的期限将到，若恋恋不去，有人就该说他的闲话了，不如自己主动要求下野。这样，党内外各界人士都要赞他行为高尚。二是他并不真想放权，不但想放，还想把全国的军权都统归己有。要做到这点，就是裁军、“削藩”。他断定各实力派都不肯交出军权，便采取了蒋百里的“将欲取之必先弃之”之策。三是他想看看各方势力对己之态度，来识别真假拥己之人。

蒋介石6月9日发了辞职通电后，6月12日又宣布辞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蒋氏宣布辞职，又暗示他的亲信们也辞职。果然，中央党部

常委丁维汾申请辞职,海军司令杨树庄提出辞职,第一军军长刘峙电请蒋准他辞职赴欧留学。一时间,南京政府军政要员们刮起了一股辞职之风。

这股风刮到了冯玉祥处。冯这时正生蒋介石的气,冯的气从何而来呢?说来也有三。一是蒋对冯处处拆台,在别人眼中,蒋、冯八拜之交,关系非同一般。其实,满不是那回事。蒋氏的军队常常依势压人。比如,冯的石友三部打败了孙传芳军向济南追击时,蒋氏的第一集团军方振武部却乘乱劫了石友三部的给养。石大怒报冯。冯为顾大局,把此事按住,又给石部拨了款才算了事。二是蒋氏不断以官禄为诱饵,挖冯的墙脚。在河北作战时,冯部所属孙良诚部归属蒋指挥。蒋氏便给孙部20万元饷,而此时冯的各部队,已数月不能发饷了。更使冯恼火的,是蒋氏对津、京地区权力的分配上。在与奉军作战时,冯部西北军一马当先,打败了奉军的主力,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连冯在保定的父母坟墓,都被奉军刨开,暴尸原野,冯为此痛心疾首。然当冯的韩复榘兵马抵京郊时,蒋氏却下令不准韩的兵马入城。冯部一直住在大西北的地瘠民穷之处,极想占津、京两地,用这块肥肉养己,而蒋氏却要阎锡山、白崇禧占据津、京,冯岂能不恼?偏那南京政府继而又任命了阎的部将张荫梧为北平市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市警备司令,阎又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使平、津地区成了阎家天下。冯部虽然出了大力,到头来,却弄了个狗咬屎脬——空欢喜一场,冯如何不气?自然对蒋氏的做法耿耿于怀。正当他在气头之上时,突然见了蒋氏的辞职通电,这是冯绝没料到之事。冯不由得一惊,急忙召集左右,研究蒋氏为何这样做。正在这时,冯又接到蒋氏偕宋美龄去奉化省亲消息。时有谋士邓哲熙、曹浩森对冯道:“总指挥,恕我等直言,蒋中正此举为欲擒先纵之计。如今天下将定,蒋岂肯放权?他带头放权,是想削掉别人之权。”

冯玉祥道:“从公理上说,蒋这么做,表现出他以党为第一,大公无私,如果他别有用心,那他就是党贼!”

邓哲熙本想再深说,因虑蒋氏与冯为把兄弟,情同手足,怕说深了不好,也就没再言语。其他人则摸不清深浅,亦不敢多嘴,只要冯劝劝蒋不要辞职。6月12日,冯致蒋氏挽留电,称:“我弟求去,为昭大信,出处光明,益增钦佩。惟我弟一身系党国之重,既排除万难而出,即应不拘小节而留。党国有自由,个人决无自由。我弟之进退,当以党国之需要为依归。昔武侯鞠躬尽瘁,江陵任劳任怨,决不闻其中道求去。我弟此时,应法先贤,完成革命。恳挚之言,出自肺腑,谅蒙鉴纳也。现张、褚败退,天津已由伯公接收,京局